

# 李欧梵：世界主义的实践者

■王德威

李欧梵总也不老。这几十年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潮来潮往，各路学者你唱罢我来登场，有的独沽一味，有的婀娜多姿，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从新左到新自由论说，从国学到后学，无不喧哗一时。不管人事怎么变迁，李欧梵永远是李欧梵。在上海、在香港、在波士顿、在圣彼得堡，面对不同的立场和声音，他总是一派从容，悠然倾听回应，一径那么浅浅地笑着。他是学界的前辈，但与时俱进，日新又新。任何年高德劭、老当益壮之类的形容词似乎都与他无关。

李欧梵是当代学界少见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实践者。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训练是历史，但他的兴趣包罗广阔，终以文学研究者见重领域内外。1987年论鲁迅专书《铁屋中的呐喊》是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本书一反官方说法，勾勒现代中国文学之父极其复杂的面貌，影响深远，早已成为鲁迅研究的经典之一。但在本行以外，他对西方人文领域的浸润，从文学、古典音乐、歌剧到电影以及文化现象无不兴致勃勃。李欧梵和欧洲有缘，甚至他的名字就透露端倪。更重要的，面对变化多端的现代世界，他总以兼容并蓄的姿态，观察各种不同文化的异同，并感受其中的历史、政治和人文脉动。

李欧梵不是传统定义的世界主义者。对新奇的文化、多变的事，他不愿维持浅尝辄止的审美距离，而每每展现舍我其谁的投



《世界主义的人文视景》王德威、钱进主编 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德威与李欧梵(右) 二零一九年五月摄于香港

入感。他对西方古典音乐的钻研犹如做学问；对电影的热爱曾一度让他有了不如归去的冲动。而他的世界主义也代表一种政治的信念和抉择。李欧梵坐镇芝加哥大学时，为同事学生排忧解难，一时芝加哥大学成为海外庇护所。那段时日他的辛苦可想而知，日后成为文学史的一段佳话。多年以后，这些学者各有发展，有的改变甚至判若两人——不变的是李欧梵。

李欧梵的中英著作极多。英语世界中的四部专著各有开拓先河的意义。《中国作家的浪漫一代》(1973)描写五四以后作家从郁达夫到萧红等的歌哭行止、革命恋爱，夹议夹叙，极为可读，堪称是欧美学生进入现代中国文学领域的重要指南。《铁屋中的呐喊》将鲁迅请下神坛，以1930年代的文化政治为背景，纵观大师的所为与所不为，有史识，也有洞见，更多同情的理解。《上海摩登》

(1999)同样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全书介绍上海的殖民风情与前卫文艺，是当代“上海学”大盛的关键著作之一，李个人对这座城市的着迷自不待言。《东西之间：我的香港》(2008)则处理李欧梵另外一座他钟爱的城市，对香港的过去和现在深入浅出的描写，深情自在其中。

从学院的大传统来看，李欧梵在台大受教于夏济安先生，来美以后私淑夏志清先生；夏氏兄弟所代表的英美人文主义的精神可谓由他发扬光大。他论鲁迅的方式不妨看作是与业师济安先生名著《黑暗的闸门》(1967)的精彩对话。但李欧梵在哈佛求学时也曾师承捷克汉学大师普实克，普氏的左翼方法以及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主义风格也因此有了华裔传人。普氏日后在英美汉学圈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归功于李欧梵为其编纂的专书《抒情与史诗》

(1981)。而李欧梵个人治学的风格也在在反映东西、左右兼容的特色。

然而李欧梵应该更享受游走学院门墙内外的身份。与其作为道貌岸然的大师，他毋宁更希望拍电影，演电影，写乐评，写小说。他是浪漫的，立志作“东方猎手”，或是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里男主角范柳原的弟子 Leo Fan。像李欧梵这样热爱城市文明、学贯中西的知识人，走遍世界之后，宜乎选择香港作为他的根据地。李欧梵以香港为家，香港也因为他的“倾城之恋”，有了传奇又一章。近年香港多事，李欧梵对这座城市的一往情深尤其弥足珍贵，也凸现了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拉锯，无时或已。

李欧梵以浪漫主义研究起家，个人的浪漫履历似乎和笔下研究的对象每有呼应之处。他过去的爱情故事经他自己娓娓道来，让不少读者唏嘘不已。值得高

兴的是，多年的寻寻觅觅，蓦然回首，他的至爱李子玉竟然就在眼前。两人的结合相当传奇，也经历过不足为外人道的病厄。所幸香港是他们的本命所在，周游世界，看尽千帆后，他们在香港安顿下来，“过平常日子”。

值此李欧梵80华诞之际，我们编辑了《世界主义的人文视景》一书，共收有29篇文章，由李欧梵的好友、同事、门生执笔，所论内容涵盖他的学术关怀以及历史视野。全书共分为六辑。《铁屋中的呐喊》反思鲁迅诗学——尤其是摩罗诗人的恶声——对不同世代学者文人的启发；《五四后的喧哗》探讨五四之后的文学批评方向，以及左、右派浪漫主义或唯情、或革命的表现；《上海摩登》延续李欧梵开山之作的精神，继续发掘上海现代性的多重意义；《我城香港》则聚焦李欧梵念兹在兹的东方之珠今昔种种面貌；《跨界对话》突显声音、影像、文字等媒介在不同时空、地域的交汇试验；《写在家国之外》从比较文学、文化角度，点出世界主义的基本精神。

现当代中国文学界论知识之宽阔、关怀之深远、人脉之丰沛、问学之认真，李欧梵教授堪称首屈一指。我们谨以此书向李欧梵教授致敬，并期望就他所给与我们的启发，继续探讨世界文学里的中国文学。李欧梵总也不老，因为在世界主义者的眼光里，没有一时一地的局限，有的是对知识和生活无限的观照和追寻。

## 经典外译与“文化自信”

——评王镇《何惧西天万里遥——〈西游记〉在英美的传播研究》

■竺洪波

对于《西游记》的外译，我自信有所了解，曾经指导学生研究李提摩太英译本《西游记》，也与德国汉学家林小发女士就德译本《西游记》展开过讨论。但是，当我读到王镇先生的《何惧西天万里遥——〈西游记〉在英美的传播研究》，内心还是被深深击中了。让我震惊的是，《西游记》竟然早在1895年就流传英美，英译本至今已有64种之多。有西方学者感叹：“没有读过《西游记》的欧洲人就像没有读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样，不能妄谈世界的小说。”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的瑰宝，其知名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何惧西天万里遥——〈西游记〉在英美的传播研究》一书，是目前我所见的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西游记》在域外——主要是英美——传播的学术专著，其基本理路是借用现代传播理论，围绕传播目的、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效应等传播要素和环节探讨《西游记》在英美传播的特点和机制，揭示中西不同知识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在现代社会所共同关注的文化主题；同时，通过探索文学经典域外传播中的“为什么”和“怎么办”的解决方案，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建言传播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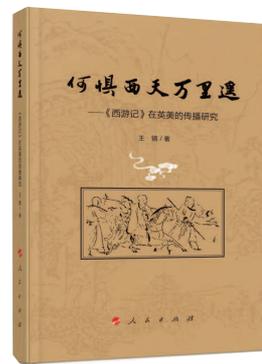
和长远愿景。

具体来说，该书以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游记》在英美世界的流传、演变为为主线，以传播学的核心观点为依据，主要从以下三方面作理论展开：其一，剖析《西游记》译本传播、现代改写本传播和非文本传播的“英美化”特点，结合文学译介学、接受美学阐释学和人类文化学等相关理论，论述英美本土文学和文化对《西游记》深度变形的必然影响，指出《西游记》在英美的文化语境中已经绽放出迥异于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别样精彩的事实；其二，评析《西游记》扎根英美文化土壤的传播要素，从传播目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等六个方面追索其与《西游记》“英美本土化”之间的关联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西游记》跨文化传播的着力点和作用力，并印证、补益了传播学的基础知识；其三，勾勒《西游记》“由中入英”的“传播之链”的构建路线图，从《西游记》中文版本的源头发端，创造性地提出以“接受型”的“缘合化”变形准则搭建适切的文化桥梁，强调只有以开放性的文化心态推进《西游记》从中文文本到英文译本、再到非译本

的接力性流转，才能促使《西游记》“知识共同体”和“文学共同体”的自然生成，真正发挥《西游记》在实现“文化相通，民心相通”和建设“世界文学”中的应有作用。

笔者特别关注的是，《何惧西天万里遥——〈西游记〉在英美的传播研究》一书并不拘泥于传播学的单一维度，而是将其与文学阐释和译介理论融会贯通，尽可能多元、系统、深入地阐述《西游记》的外译主题。作者王镇是一名高校教师，长期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翻译学的教学与研究，熟稔中西文学经典和翻译技能，在对《西游记》中文本和英译本的文化对比以及“缘合化”翻译主张中，可以看出其相当深厚的中文训诂和译介功底，以及他关于文学经典翻译的诸多真知灼见。

比如译介是跨文化传播的基础，译介中的文化误译和误读不可避免，需要勘误纠偏，精益求精。王镇在重点研究《西游记》外译的当代性文化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其中客观存在的一些文化误译和文化误读对其在英美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他对以往英译本将“西天”译作“western paradise”等译法进行了辩疑，从正本清源、意义对等、文化忠实的角度，用



《何惧西天万里遥——〈西游记〉在英美的传播研究》王镇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际通识的汉译梵文的英译法加以驳谬归正，提出了探索和改进的方案。反映这一观点的论文《试论汉译梵词在〈西游记〉英译本中的体现和翻译》已经先行发表在《中国翻译》上，引起了不少文学翻译界同仁的共鸣。

纵观“五四”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具有“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两个流向。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偏重于对“西学东渐”的研究，而对“东学西传”的审察则有所忽视，展开“《西游记》外译”这一课题的研究，无疑有利于打破这一不平衡局面，有利于对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正确认识。尤其是在当下“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作为“战略性文化资源”的《西游记》必将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文化新标杆。从这个意义上说，《何惧西天万里遥——〈西游记〉在英美的传播研究》一书的意义显然已经超出文学本身，因为从《西游记》等经典的外译中，显示着我们宝贵的“文化自信”。